



補義莊子因

獨見附標  
全六册二

13  
3017  
2





郭註與人辯者

不得為然人

間之變故世

異宜唯無心而

不自用者為能

隨變所適而不

有其累也

李註人間世者

涉世也

郭註無所依歸

莊子因卷之二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內篇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

君其年壯非幼冲可待其行獨非師傅可得輕用其國而

不見其過好用兵而自以為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平澤

若蕉以國量猶牛馬谷量之義平澤若蕉言死者如民其

無如矣平澤之蕉蘊崇相積也俗本平作乎乃字之誤回嘗聞之夫子曰

治國去之亂國就之民計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平





已言則必且乘  
入而闕其捷  
苦景  
陸註心且曲  
焉以順成之  
只得隨他

前邊名爭是明  
指顯于身上說  
此處名爭是暗  
指希君身上說  
前是合說此是  
分說文之變也

口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闕其捷王公將乘汝之問先而曰  
將榮之目眩不而色將平之  
將形之依違俯仰已屈心且成之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於暴人之前矣勢必當彼不相信之時而極力進諫是交  
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  
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偃拊俯身撫摩也桀紂不肯

是皆二字又頂  
上文聖人云二  
是大弊說  
嘗以語我發其  
病而藥之連醫  
生都要吃藥  
趣絕端虛勉一  
皆陽氣所充滿  
而發揚炫耀者  
也以陽為充數  
語諸解快指病  
君竟將上面端  
虛勉一工夫效  
驗與行抹殺便  
而不相蒙矣案  
如按脈切理之

引証上文名昔者堯攻叢枝晉教  
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而無後曰厲三國  
獨不聞之乎是皆求名實者也而  
能勝也而况若乎能勝其臣見暴人自用難於匡救即往  
端而虛道恐其雜而勉而  
夫以陽為充德充滿孔揚  
此夫以陽為充德充滿孔揚

師曰來同於  
歸去來去  
東防公

按容與安身也。此炫于外者。乃日以之德不能有成。况有大德以化人乎。若執此而不化。彼將與我外合而內不能合。其善其惡其不可也。必矣。又外合而內否。且稍進而為善。或曰皆其庸。解庸詎二字。分爲二句。無謂朱得之曰。庸乃語助。不可訓常。將執之。將訓倘。此說可取。沈註。吾

之所不違。凡人無有因家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壓服所感觸之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這等人雖人以為樂。名之曰日漸之德。況暫到彼而望其有聞。將執而不亦不能漸漬。以成其德。况暫到彼而望其有聞。將執而不過則喜。從諫如流。之大德乎。暴人之所為如此。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音嘗其庸。句詎可乎。虛與一原是待物。妙以其執而不化也。將此以往。雖外與合。而內實離。以此而欲指摘人之庸劣。其去不信厚言。無幾矣。豈可免。嘗乎。嘗即下文謫字之義。庸指上文日漸之德不成言。外合所以問外曲內否。所以問內直。嘗其庸。所以問成而上比。皆救其偏。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自成其教。而上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用不見

想衛君必將執而不化。欲其外合而內不毀。歡然以相遇也。詎得乎。

多救正之法。而不為問。謀以探人隱。第可無罪而已。已先有心以感之。人不能無心。

生子

卷之二 人間世

用。全不若然者。人謂之童子。天機。是之謂與天為徒。世無以為意。於童子之理。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踞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無求異。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疵。以為是之謂與人為徒。世無以眾人共為之事。而法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雖誨其善。有類於古之有也。非吾有也。創。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忤觸。古之有也。非吾有也。創。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世無加罪於古人。若是則可乎。存於已者。多作用。或可以免暴。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人之蓄。而化之乎。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課訓。問課。極確。進言者之政法。過多而不探。察。受言者之意。雖如上文。端勉。執而不化。彼

以心之矣  
林見素曰師心  
二字為下文心  
齋張本  
朱註師心成  
心也

因別本曰聽止  
於耳自外入者  
在我無成心矣  
心氣與上文入

心人氣對集虛  
與道不欲難心  
陳註文子曰上  
學以神聽中學  
以心聽下學以  
耳聽故一志所  
以全氣三之所  
以致虛三之所  
以集道  
若聽止于耳則  
心亦止于外見  
之符矣未始得  
使未用此功也  
陸註繫諸世網  
中也不炫其名  
一以無心外之  
無門是不開業  
舖無毒是不發

亦無從加罪比之未達入氣未  
達人心而強進言者不同矣  
雖然止是耳矣此而已夫

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安可以及人而化之使彼忘其

而有得乎既不能化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術仲

尼曰齋一字吾將語若欲告猶未即告之誠重有而為之

其易耶易之者俾天不宜這個道理莫說無以進即有而

免落於人為不離端勉與自然之天顏回曰回之家貧唯

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果然認

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直掃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

志將心之所之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事有所聞耳輒

故聽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有所接心猶逐而聽止

於耳不亂心止於符氣不離身故聽以氣聽止

句乃志既一之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聽止心止之後則

效又深一層氣也者虛而待物者能唯道集虛道本於未

身不受一物矣惟不受一物方能唯道集虛

者心齋也釋心齋二字之義已上實發不雜不多之道

自己之氣所謂至人先存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

也使即下文天使人使之義猶言用也未得使之也未

始有回也不見有己動可謂虛乎因夫子虛而待物之語

存諸人也夫子曰盡矣無可吾語若此處方盡底告之若能入

業直底到醫門  
多疾句沈註人  
惟述於深山絕  
迹世間易耳若  
在世間時行時  
止無迹之可尋  
為難為天使以  
無為以無言  
以無知以無  
之以無翼飛者  
不絕迹而行地  
者毫知力不用  
是謂無翼而飛  
唯此虛明心方  
爭方變而皆心  
故曰吉祥止止  
恭止下止虛也  
或曰淮南坐馳

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而遊焉有徜徉自適之意樊藩籬也感觸也勿感觸其有過之名目  
 入則鳴不入則止。語默因其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於不別開門不自發藥渾忘物我與之共處而寄已上實發存諸人之術感字應上所絕迹易無行地難感門字應上醫門毒字暗應上蓄人句  
 已則幾矣。於不別開門不自發藥渾忘物我與之共處而寄已上實發存諸人之術感字應上所絕迹易無行地難感門字應上醫門毒字暗應上蓄人句  
 感門字應上醫門毒字暗應上蓄人句。絕迹易無行地難  
 喻不為者易為。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為動之以天而無迹者難  
 毫矯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無行地以天持去聲  
 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為天使瞻彼闕者虛室生白虛生明人吉祥止止心至虛時無數妙境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身坐於此而心逐於彼此愈見為天使之

陸沈登冥宵明  
註坐行神化疾  
於馳傳沈浮冥  
明共道合也止  
與不止各異坐  
與馳各異坐馳  
言必無之車也  
如此講總字上  
下文一氣貫注  
時解搭湊便不  
成片段耳目則  
任其安靜心知  
則任其所之林  
註耳目本外而  
狗之于內心知  
本內而無之于  
外虛也沈註狗  
猶狗地安撫之

難以為偽也。又將上文易之者嗥天不宜句而痛發之。以見心齋之不易為如此。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狗與循同率也率其聰明而通於內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之况人本同類能自外乎。是萬物之化也。無論其暴不暴。禹舜之所紐也。以此為化。伏義几遠之所皆可以及化矣。禹舜之所紐也。以此為化。伏義几遠之所行終以此行之。而况散焉者乎。散衆也。言衆人尤當以此為存諸人之方。或言南神者之謂也。管者之符也。易且難形物之性也。是故虛室生白。言神已散於外而善復返。是失之矣。李而求之於本也。外內無形而欲物操其形而求知之。耳目是之謂矣。道心有所至而神隨然存之。友之於虛則消滅。誠是聖之達也。此考之存子或言脫文何則狗耳目之欲外知而不治是逐物之害何得謂之虛之至也哉。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疑有舊怨。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以國事。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大國使者難而不急。但求。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以權不人之求。



意

猶言無論成不成也

莫說費人連自己先欲清矣

懼伏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  
 兩患字。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憂思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  
 能置身於功罪欣戚之外。引夫子言止此。吾食也，執粗而不臧。  
 薄於自奉。費無欲清之人。即司火者，亦不久立。今吾朝受  
 命而夕飲冰，忽欲我其內熱與。必非外面苦熱所致。吾未至乎事之  
 情，尚未行事，而既有陰陽之患矣。業已若事不成，必有人  
 道之患，是兩也。又不免取罪，則是兩患。為人臣者，不足以  
 任之。受不子，其有以語我來。問所以免仲尼曰：天下有大

陸註：忠孝皆在己心，如使其事心無功，一為人欲所奪，則因物有遷而忠孝之念移矣。沈註：若乃自事其心者，亦有道焉。下文所言是也。

戒二。戒法。其一，命也。其二，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其命相屬，是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分是以人，是之謂大戒。解二大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不以孝之至也。正是不可解。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正是無所逃。皆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不問陰陽之患也。二患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不得已三字，是全段關之問。當於此着脚。故下言托不得已以養中。人道陰陽之患，亦也。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何暇二字，夫

孟子

卷之三 人間世

二

陸註近交本國也本國不須辭命一見符信便相順靡

莫疑之也始則明相搏擊後必暗算求勝也或曰淮南以慧治國者始於治當其於此知巧之所施始之於陽善終於陰惡也又曰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

非二

卷之二

十

子其行可矣已上答他不丘請復以所聞復白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靡順也信符驗也近遠則必忠之以言易遠者非詞命無言必或傳之者藉使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其言時已有此疵凡溢之類也妄過當之妄則其信之也莫本非傳者之罪莫無莫則傳言者殃至敗事後必歸罪於傳者所以為難故法言曰古書傳也其常情怒不喜不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免於殃已上論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如戲劇喜而相邀卒至怒而相擊以戲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過甚故各出其奇巧至於死傷

風波起滅無端喪喪失其初心李註言之發激怒乎人非風波乎人既發矣將行其怒非喪喪乎故念之設也無由巧言偏詞每二過矣不狀正理如默死不狀好音氣息肅然而出則所者並生歹心忿死此出矣冠者責以太切挾者認直太甚本望入美而不知其然則積怒成患而

平亂泰至則多奇樂如賓筵飲酒始則威儀卒則號咷以飲過甚故各逞其奇樂流於狎侮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諒信鄙薄也凡待人始相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若不慎之於始而以苟簡為之及其將成其事必大不可收拾與鬪力之多奇巧飲酒之言者風波也關係成敗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危即下文始於言行加故忿設無由忿怒之施巧言偏辭巧則不誠獸之意而已故忿設無由原無他故巧言偏辭偏則不正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急不暇選言而出弗然如是並生心厲厲惡也此忿設之由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相賊害也心厲既生必急而考其實使

非二

卷之二

十

不知其所終矣  
終節卒節卒巨  
也  
沈註在久譽之  
嘉樹不可以一  
朝成須久乃可  
強而成之則勸  
成非美成也  
黃玄言曰乘物  
二句猶前章入  
則鳴不入則止  
意  
前俱解其人事  
之患此二句是  
解其陰陽之患

彼不堪自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然至此  
五年鄭人伐宋八其郭宋使告命公聞其入郭也將救之  
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乃忿公知而故問也公  
怒辭曰師未及國非寡故法言曰無遷令於所傳之中無  
人所敢知也與此意同  
勸成於所傳之外過度益也凡言行之過常度皆由後來  
勿增一言  
遷令勸成殆事惟易動美成在久既結好亦當惡成不及  
政若一失好則可不慎與成事難而敗事易如此安可不  
對之道自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句且夫乘物以遊心因  
至此皆答他寡不道以懼成之問  
付物不以成託不得已以養中臣子有不可解至矣何作  
不成繫念此外更何所作為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為莫若  
為報也以報命於君父乎

陸註夫使多詐  
之國傳不道之  
備人間世所難  
也莊定山曰通  
章所言皆推變  
之術莊子蓋言  
明于權者不以  
物害已也沈註  
身則宜就而不  
宜逆以順相旋  
可也心則宜和  
而不宜同以美  
相濟可也此猶  
未及也就而順  
徙可在於外而  
不可入於內入

忘其身以免人道之患安之若命以免陰陽之患皆所謂  
致命者也然此非人所易能矣○已上答他惟有德者能  
之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  
德天殺所賦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  
身與許也方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可以行虐而不知  
正則也其所以過自危其國而若然者吾奈之何苦無兩  
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身兼形心言正者先自  
之過者無形莫若就於外心莫若和於內雖然之二者有  
所用矣恐與和不欲出之異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  
患就不欲入之同

三  
人  
間  
世

於內者謂靡弱  
不植而與之淫  
比也和而美於  
可在於內而不  
可出於外也  
外者謂淺露不  
藏以自顯伐也  
為顯為威即載  
昏及溺也  
達之二句是主  
前後俱是推原  
其當然之故  
黃山谷曰連登  
三喻使量已量  
久無伐美德無  
犯怒心

為弱為蹶大閑蕩盡此為無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  
為孽譽望所歸在彼視之直以為不祥彼且為嬰兒亦與  
之為嬰兒好弄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不循彼  
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甘處卑汚六句達之入於無  
疵達之自此至彼而順導之也隨機引誘自使彼得為無  
過之人亦不必其知所以過矣此句是和而不出妙用  
方之中為兩全之策汝不知夫螳螂平怒其臂以當車轍  
不知其不勝任也怒奮是也是其才之美也是自戒之慎之積  
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果誇汝善以犯其鋒猶螳臂當車  
處已汝不知夫養虎者平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  
之喻

或曰列子此下  
復云然則吾豈  
逆之使怒哉亦  
不順之使喜也  
夫喜之復也必  
怒之復也常  
喜皆中  
拊之撲殺僕緣  
之畜也  
或曰虎至暴而  
順之則馴馴至  
馴也而驚之則  
暴

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決碎也虎殺物  
威或傷時其饑飽達其怒心順導之以虎之與人異類而  
及他物殺其怒勢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養虎者當常夫愛馬者以  
筐盛矢以文蛤飾溺器適有畜童僕緣僕附  
大雅景命有而拊之不時突然驅於馬則缺銜毀首碎胸  
僕亦訓附所不覺之時則缺銜毀首碎胸  
馬驚而逸其毀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以一時之意所  
更甚於畜童之嗜段應上形就心和一段為處人之喻  
之愛可不慎邪愛馬者亦不可暫忽於一時  
匠石之齋至於曲轅地見櫟社樹此二十五家之私社也  
其大蔽牛牛立於樹木絜之百圍一抱其高臨山十仞而

主子因  
卷之二  
人間世

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古剝木為舟大始可觀者用十數即其旁枝也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飽看也走及匠石曰

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怪之也曰已矣勿言之矣以其不散木也不

於用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構音蔓松心木為構液暗出如以為柱則蠹是不材

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久不見伐言所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女以予為散木將何若

將比予於文木邪文華美也夫粗梨橘柚果蓏之屬皆華實熟

司男云脂出而構然王元美曰匠伯明于鑑木矣弟社樹百圍焉知不有土神呵護工真典守以至是不然何托夢

之矣也

則剝則辱也大枝折小枝泄氣漏其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

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以材自

莫不若是在內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費盡多幾死乃今

得之為予大用亦嘗為人觀覩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

大也邪早培擊於且也若與予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

何不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伯非用世者可稱焉

猶在幾死之中耳安知散木作用之匠石覺而診其夢診

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既急求無用而為曰密

若無言以不知者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詎厲也不

或曰淮南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有何以相物也註物亦物也何相名焉物也據此相字亦非也沈註汝非物二者奈何物我匠石以不才無用為散標以才有用為散

主人曰

卷之二人間世

二

或曰喻一作譽  
此同

李云如衣袖之  
直解也林註不  
然也如李並  
或曰通雅棺前  
曰和牆曰禪傍  
公紹音展蓋如  
今黃楊木類木  
細理者難大非

過寄迹非托社以求全正欲借此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  
為不知己者譏議不肯令人識破  
即不為社有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別有求全道理義不  
幾人翦伐乎  
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非可以常義揣度此段言有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  
其所賴隱而庇焉所以為大之異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夫不知其名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  
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  
也無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  
異材酒病日醒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及至於此其  
不已且不可近

也或曰司馬言  
全一也則當音  
單矣智謂禪乃  
柳之訛檀弓為  
柳音僻按當說  
如环解祭而解  
于神也循木解  
祀見漢郊祀志  
解罪求福也楊  
選卷曰見汗病  
之人難以從祀  
為至祝沈註古  
有以入沈河而  
祭如西門豹事  
可見

大也無斬伐故嗟乎神人以此不材以用也宋有荆氏者地名  
宜楸栢桑三木名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杙音尤  
之架也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應上拳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  
者應上軸解句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  
之患也所以不能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  
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祭河以牛豕人為犧牲其色不  
純有疾者皆不用此皆巫祝以知之矣知其所以為不祥也  
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得免於適河之患此段言無用於世者亦以無用成其

沈註古人髻在頂後控鐵縫衣

支離疏者病僂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會撮也五

管在上五管五臟兩髀為脅髀大脛也句寫支離之形控鐵治繯足

以餽口磨針浣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籩米餘力在外

身為之故擅其能在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不慮其為

家已可以自遂矣兵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慮其上與病者

粟則受三鍾十九斛與十束薪獨受厚賜在國夫支離

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支離

其德即無所可用之意此段言無用之人無在而不得受用也

司馬曰笑同策小箕也簡米曰糶陸註藪米出糶也

沈註知周万物而反智於愚明並三光而歸明於昧推功名於群林與物冥而無迹

宗子相曰首以仲尼起以孔子結首事設言後以笑事形之蓋借實以形虛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遊而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不當出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時不可得即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成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所以全生僅者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載承也爵祿

輕甚矣此外無餘事也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刑戮似無所

世人乃輕視之莫知所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以賢尚

去之術四句皆慨世之詞已乎已乎臨人以德以賢尚

之道所始乎殆乎畫地而趨步步危機不敢放足而行即

重平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蔽也有芒而朱苦山間

入山猶恐蔽之芒刺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路之險阻不得

塞路傷人不能前往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路之險阻不得

者用往而刑句一喝便得通融

世之難頌因詰

世之難頌因詰

莊子內

卷之二

十一

文勢一奔盤住  
丁復緊根本句  
細刺冥搜步  
皆入世人所需  
步皆入世人  
所苦外合而內  
否雖稍進而為  
些多法而不謀  
不及化而無益  
然豈能終不入  
世乎惟虛而待  
物則万物自化  
吉祥止二而免  
刑矣葉公之僕  
是知其難而求  
免于難者答語  
句欲免其難  
却仍句是難

入後點出此其  
難者一句勢如  
殺斧臨茲則彫  
霜集立于文之  
四隅皆能仰望  
此句顏闔之問  
是見其難而策  
以忘其難者然  
能則達之入於  
無疵不能則無  
警怒之而已若  
是者皆以良材  
有用而為世界  
也苟如櫟社之  
樹商丘之木尚  
何累哉倘以人  
不能為梓木之  
無知則何不支

足之難。自取傷耳。○四山木自寇也。山以生木。膏火自煎。膏以引火。自銷其實。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美致患之喻。○六句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無用之用。是扼要語。又根上兩莫之知。句來。○此段言用世不用世。存乎其時。不宜以材取禍。是守整。人不能離世而自遂也。入世出世。總無不寓諸人間。故曰：人間世云。然以入世之身。必思所以用世也。不知以身用世。必其身之不為世用。而後得以成其大用焉。故或匡君國。或盡職守。或弘教育。大約因物順應。而無客心。則世籍身而有功。身涉世以無患。是入世也。而出世

焉。○篇中虛齋是第一義。為上乘人說法。無遷無勸。次之。形就心和。又次之。而總以材美為戒。善哉仲尼之告顏子也。不信厚言。無取爾。端虛勉。執而不化。無取爾。太多政法。而不謀。無取爾。皆以其人而非天也。惟虛而待物。斯萬物之化歸焉。聖賢用世之極軌。莫不由之。豈僅為請行之術者言哉。雖然。未可槩為用世者道也。葉公之奉使。則有傳其常情。戒其過度。遊心養中。無所作為焉。其所謂人道之患。陰陽之患。舉無足慮矣。顏闔之為傳。則有形就不入。心和不出。達之無疵。無敢積伐焉。



離其德有材而作無材之狀所謂大隱在朝市攘臂其間又何患焉不然縱聖如孔子亦難免矣顏淵是未知人間世之難者故以堯端孔子是備歷人間世之難者故以作結想在寥寥筆時胸次有無限悲感借此以為發洩之具而人且比于曠達真瞋目而不見丘山者

其所謂無方危國有方危身舉無足慮矣若是者身雖用世亦其身未嘗為世用也故以不用成其用者物莫不然櫟社樹之蔽牛也以其散也所以異於文木商丘木之芘賴也以其不材也所以異於楸栢桑若支離疏以其形之不足既得免於兵役又得與於粟薪是不特遠乎世之害而反資乎世之利則支離其德者可知已宜楚狂接輿以有用之用無用之用為孔子告也曰來世日往世入世之情窮而出世之術深矣此人間世之旨也文之古奧離奇細讀方知其妙

韓退之  
從長遊者  
李翱  
籍其  
黃同

邦註德充於內心物於外內外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物也或曰淮南其至人君勇者表其氣會者消其欲不言而能飲人以和又曰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豈天地覆育亦不缺之珍抱矣審乎無瑕而不缺物探見畢之札而能守其宗註珍抱猶持著也瑕猶累也遺弃也此二層

內篇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別元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言其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刑餘不足比數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相若○三字警拔立不教坐不議指王虛而往實而歸指從遊者固有不言之教四字出老子無形而心成者邪形雖不具而心之德已成故能使人自得是何人也即其人品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爾但在後而未往從遊耳○答何人之問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奚假猶奚但○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人稱為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自是非若然者其

莊子內  
卷之二  
德充符  
十五

俱不與物遷矣  
際無形故不與  
物遷心成故能  
守其宗或曰准  
南自其同者視  
之万物一也  
又曰不知耳目  
之宜而游于精  
神之和若然者  
下揆三象上尋  
九天橫廓六合  
揆貫万物是聖  
人之游也我之  
耳目即物之耳  
目何用知之  
或曰曰不變曰  
不遺曰不迂曰  
常曰正曰冬夏  
色之類和即在宥篇之處和  
外物篇之禁和德  
物視其所  
然者指王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視聽聲  
不異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常季曰何謂也  
宗也  
能使令物之化育而守其主宰全不  
常季曰何謂也  
遷  
審者知之精惟此一事實餘事則非  
命物之化而守其  
之宜而游于精  
神之和若然者  
下揆三象上尋  
九天橫廓六合  
揆貫万物是聖  
人之游也我之  
耳目即物之耳  
目何用知之  
或曰曰不變曰  
不遺曰不迂曰  
常曰正曰冬夏  
色之類和即在宥篇之處和  
外物篇之禁和德  
物視其所

青一也陳註  
彼為已言其學  
非為人而人  
尊之何也陸註  
常季道夫心亦  
人之常心耳人  
皆有之何但稱  
最於被哉夫子  
曰人心本同被  
固不能獨異但  
被守宗之心定  
心也人人之心  
動心也或曰准  
南莫鑑於流沫  
而鑑於止水以  
其靜也夫之發  
無能貫其止  
而能有穿唯止  
用也獨若之何  
心成其無形而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  
得與之變而心常有始終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遺落也  
之物未有不歸變滅天地特有形之  
審乎無假而不與物  
大者耳即當變滅而此心猶常存  
審者知之精惟此一事實餘事則非  
命物之化而守其  
之宜而游于精  
神之和若然者  
下揆三象上尋  
九天橫廓六合  
揆貫万物是聖  
人之游也我之  
耳目即物之耳  
目何用知之  
或曰曰不變曰  
不遺曰不迂曰  
常曰正曰冬夏  
色之類和即在宥篇之處和  
外物篇之禁和德  
物視其所  
然者指王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視聽聲  
不異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常季曰何謂也  
宗也  
能使令物之化育而守其主宰全不  
常季曰何謂也  
遷  
審者知之精惟此一事實餘事則非  
命物之化而守其  
之宜而游于精  
神之和若然者  
下揆三象上尋  
九天橫廓六合  
揆貫万物是聖  
人之游也我之  
耳目即物之耳  
目何用知之  
或曰曰不變曰  
不遺曰不迂曰  
常曰正曰冬夏  
色之類和即在宥篇之處和  
外物篇之禁和德  
物視其所

孟子

卷之三

十一

勇

能止衆止。此句解上物。最句陪下正生。以正句陸註。正如各正性命之。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守宗即保始也。幸能自正其生。保始不懼二句。乃由直養而至。剛大通射工夫。皆在此處用力。

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可以壓服。得衆人。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要欲也。自要猶言自好。守氣之驗。如黜舍養勇之類。而况官天地府萬物。職。其官司其藏。曰府。即命也。直寓六骸象耳目。即不知耳。目之所宜。一知之。物之化而守其宗也。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一知之所知。即物視其所。而不知之。覆墜不遺。有此保始本領。其可以壓服衆人。彼且擇日而致從遊之多。乃其微也。二十七字作一句讀。彼且擇日而登假。待時至。人則從是也。人自來從不待強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答他爲已二字。全段言王駘之德。充符之冠。其中精微之語。充人自從之遊。乃其符也。故以爲德。充直括丹經貝葉大旨。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行故約之。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問之。止。且子見執政而不違。避。子齊執政乎。豈子與我共執。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固。本然之辭。似政者。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自負其貴。撤人於後也。率性罵破。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者處。則無過。有賢者爲鑑。故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其德而大之。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是以塵垢自蔽。其明也。子產曰。子既若是矣。指其

莫微問論。看。無象耳目者。存而不用。知而不爲物。或心制會。在內而不存。在外所以能。日而登假也。陸註。登假與道合真之意。或曰。呂氏春秋。子產相鄭。往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于門也。註。倚置其相之。寵于壺子之門。

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恥與刑餘同。行故約之。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問之。止。且子見執政而不違。避。子齊執政乎。豈子與我共執。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固。本然之辭。似政者。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自負其貴。撤人於後也。率性罵破。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者處。則無過。有賢者爲鑑。故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其德而大之。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是以塵垢自蔽。其明也。子產曰。子既若是矣。指其

莊子內  
德充符

外不以加于坐也與堯爭善也此德于堯也沈註自陳過狀飾辭強辨以為不宜亡者多然亡言者悔過以為宜亡者鮮苟審其過非獨足不當亡也不審其過非特足可亡也暗罵他此心已已餘者豈存無益見已尚未能安之若命必待先生洗之以善俱是對面現身法非

猶與堯爭善堯比伯昏言汝入先生之門冀得計子之德其善是猶與堯爭善矣豈可得乎不足以自反耶計于今日之德未必能取大於先生至於無過何不自量其過之多而但責人之過乎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自呈其過乃既犯者自呈其過乃既犯者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不呈其過乃未犯者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是德已亡足付之於命這便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在羿彀中且當必中之地然有不關於有德無德皆命使然也不說已之受刑為不幸倒說人之不受刑為幸正見自以為不當亡者皆不當存者也把全足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拂然而

自矜有德也必中論必得善承上言惟有德者能之故我遊于有德之門而期于必善也奮註俱舍上下文作不削者俾免講殊不知此節落在人間世中作不削者免則可在德充符中處宜照德字與按此說似有理然不中者命也句以不得善為命而安之乎不通

怒怒其以倖免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知安之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是先生以其善洗濯我之怒使我亦善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既洗之後久而兀者以不在形骸之外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同取大於先生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出入間又在不亦過乎再找過字既若子產斲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斲然立不安貌已是句子產斲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曰子無乃稱玩改容更貌句則前此之容貌不善可知亦綠執政二字橫於胸中甚哉執政之累人也或曰通雅得薄公每多稱贊發問之也釋詩外傳魯見魯公為良貴勢位刑戮皆不能與許許多曲折隨筆寫出無不入妙用轉語也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踵字畫出仲尼曰子不

主字因 卷之二 德充符

沈註踵以別故  
行以踵也

未邪猶言尚早  
也學子正認學  
於老聃或曰賓  
煩通沈註恭勤  
兒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斷者不復續。無趾曰吾惟  
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犯患之故。今吾來也。猶有尊  
足者存。不說。吾是以務全之也。這若再輕用其犯患當不止於亡足。今於猶存時。  
求所以全之。其來猶可及。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  
也。○答夫子來何及句。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  
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言不當以元見外。孔  
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與講。無趾出。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非全。猶務學以復補前  
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惡行可補學尤易進。所以當勉。無趾語老聃  
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賓賓。眾盛意。學子從。

或曰。詭辭。詭  
同。猶荀子。憚詭  
也。憚詭。詭變異  
感動之容。方密  
之曰。章有極音  
故亦稱極詭。愚  
謂。詭猶釣音  
今之釣譽。非詭  
而何。  
孔子之所斷者  
乃至人。昔以為  
桎梏者也。生來  
如此。桎梏則非  
務學所能脫也。  
沈註。孔子他日  
亦曰。丘天之戮  
民也。  
惡人與孟子魚

學弟子也。舊註。彼且斲以詭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  
以是為已。桎梏邪。講學則不能無異。同人所驚異。則名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若以死生同是非之意。講學則人不驚。此解其桎梏之法。可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孔子講學必以告之。孔子者也。猶天加刑。非人所能解也。申徒嘉不知已受刑。已為奇矣。無趾反說。夫子之受天刑。竟似已為全人。而以他人為刑。餘可憐憫者。真堪絕倒。莊文奇妙至此。○全段言德至無名無累。方算德充。非講學招累。可以為

孟子曰

德充符

一七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音池。醜貌者。丈夫姓名。

有惡人同  
一本作其為人

不唱而常和  
是其工夫效驗  
特表公却未知

或曰且字衍

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  
 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丈夫思慕猶屬常事婦人專以皮相乃又如此  
 不知作何感動落想甚別未嘗有聞其唱也常和夫人而已矣先出智見  
 止因人之所及而從其後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救人之權  
 以望人之腹望如月望飽滿之又以惡駭天下容貌不和  
 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見識不足服人且而雌雄合乎前即上文  
 思婦人之請雌雄二字新闢用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已上言寡人召而  
 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不數而寡人  
 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

言有使其形者  
存且惡駭天下  
不妨無使其形  
者存則必不愛  
之也  
連用三喻是神  
不全者  
稽註資助也

人傳國焉授以國政悶然而後應泛同汜然而若辭不以寡人  
 醜乎自媿卒授之國卒以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郵  
 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思之至已是何人者也  
 怪而問其品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  
 者母既死而少焉眴若開目數搖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  
 爾以其母不得類焉爾母形不能動與已所愛其母者非  
 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其形是運動此形者此言無  
 固其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髮髮武所資也戰  
 資別者之屨無為愛之資給也為愛皆無其本矣無用

或曰諸御諸備  
當御者當御之  
日不剪不穿恐  
其傷軀也  
不穿耳恐虧其  
形而神亦不全  
陸註新娶之人  
不服役以胼胝  
其手足  
才全是忘物不  
窮德不形則并  
才亦不可得而  
見矣故聞其和  
而不聞其唱

本故也。此言無本領之人。自受為天子之諸御。如不爪翦。不得人之所與。又設二喻。不穿耳。其形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不在家中供使。形全猶足以為爾。可以邀至尊之歡。而况全德之人乎。自然動又設二喻。上三喻乃反言之也。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未濟人。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賦於天。德成於已。解見下。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身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無一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規。計也。數者如環無端。知不能計其緣起。故不足以滑和。

宋註規猶推原也

和豫矣。而不至於悅。界限極焉。微。或曰淮南。使神滯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德而與物為春。則是合而生時。于也。註充。實也。日夜論。賊害也。為春。言善物也。生四時。化其心也。按外篇。卻作隙。成物。和物。均以此為美也。

不可入於靈府。看破之後。故不足以滑。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通。流行之意。兌。居心言。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此常常如待物言。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接。應變也。胸中自有四出。兌字。於四時內取出。春字。總寫出一團和氣。內外如一。使人可親。造語新闢。不可思議。是之謂才全。此全乎天。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盛。極也。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準。能內守其水。而外不流。德者。成和之修也。和不可滑。則成。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德雖不形。物自合乎前。猶水雖不蕩。物必取則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以憂其死。自以為至通矣。歷代。

莊子內

德充符

三

脈臂也。一個是下缺，一個是上滿。循本肩，細長之兒，肩禮梓人云：數目顧，想註長，肩兒蓋顧，此肩同。

帝王作用，不過治民而生全之。今吾聞至人之言，德不全而如此者，自以為通徹之極矣。帝才全而

之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恐以身殉物，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望其以德相規，全段謂德充，然後必能自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引喻闡發。

語語未經人道。闔政支離，無脈說，衛靈公。闔政，曲足以趾行，踵不貼地也。無脈，無唇也。舊註無臂，非是。

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脰，頸也。肩，細小貌。甕，大瘿，說齊桓公。瘿，大瘿，項下生。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把全人，倒看壞子，纔是說之至。落想甚奇。昔有悅一眇媚者，以天下婦人皆多一目，人以爲絕世奇談，不知其從此竊去。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能忘，卽形不具，可以相忘也。

以德惠，忍接而不用。李註：蛤蟻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柏高蘿，不

反以醜，人不忘其所忘。所忘，所當忘。而忘其所不忘。所不忘，所不當忘者。此謂誠忘。不忘形而忘德，是

任天而行，而知爲孽。以識見爲約，爲膠。以結信爲德，爲接。以心得爲工，爲商。以技巧爲賈人之行。四者出於人之

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於人原不割，無喪惡用。德，其心原無所不貨，惡用商。在己原不求售，何待技巧。失，何以爲得。不貨，惡用商。聖人忘其所當忘者，本於不

當忘也。四者，天鬻也。不謀，不斷，無喪，不貨，四者皆純。天鬻也者，天食也。天獨賣與聖人者，所以既受食於天，又惡

用人，所以不用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

受食於天，有餘。屢矣，又惡用此。三德充符。



多事為哉。或曰通雅。警有甚意。今楚黃之人謂事之甚者曰警。

承上無人之情來。

人與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與人渺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形在天地間為最小之物。警乎大哉。獨成其天。警大貌。德之大。不但與天同體。竟自成其為天。聖人不忘其所不當忘。其效如此。○前段以形之可忘。提起轉入德之不可忘。見聖人所以無人之情者。欲求其德之充。以為符耳。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七情俱無。豈人之本然乎。莊子曰。然。無一物自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木石之類。如。此。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言動受天之氣。而為五官百骸。既具此形貌。則與木石異矣。欲不謂之人。得乎。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有形貌。則有知識。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此說非吾。分別情何得而無。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言情本旨。吾

沈註。人生幾何。所以不死者。日益生。益生而有其身。得安能哉。選字缺左傳弗。太權選之。題同。言加罪也。沈註。惜乎。道與。汝見天與汝形。不以聰明才辨。為窮理。天性之。資而待以反人。為安。以勝人。為。名。此天下之辨。者。為怪也。悲夫。想充符。是言德。充于內。而符見。

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益生。本於老子。益生。曰祥。謂裨益。於所生之外。而以人為參之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以生。則人亦從。益生。中來也。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選子之形。道與天與。二句。見得此形原不易得。乃致不得。其用。殊為可惜。此意却在言外。不可草草看過。子以堅白。鳴。是益生矣。○全段謂有形而無德。無以為充之符。大有負於此形也。用叶韻。益奇。妙。

有得於己之謂德。德積于中而驗於外。若符契之自合。非形見者。所得與也。有德之人。亦遺其體之可觀。遊其

于外。備借形者說起。以見形不足以累意。一以見全形者。更當奮勉。先用無形而心成句。虛。籠起。旋轉。到不與物迂鉤。出德字。遊心于德之和。影出充字。保始之。散撤。出符字。皆精語。鍊。滿山紅葉。幾於無。逐可。染若夫。沈之以善。而形散。不知解其極。指。而。除。實。始。一。俱。是。德。中。所。

心於獨尚。毋論為何許人。即刑餘醜厲之徒。在世所羞。稱駭異者。無不可以為師。可以為友。可以為徒。使人樂與之處。而忘其為形全。或反以形全為不足與也。豈有他。謬巧哉。亦其心有天遊。而不以人之情。自累也。有德而無形者。尚能如此。况有形乎。篇中曰。無假曰守宗。曰和。曰保始。曰形骸之內。曰尊足者存。曰成和之脩。皆德之註脚。皆德充之實理。段段雖說重德輕形。却見得此形原不易得。有人之形。便當遊心乎德。以期無負於天。與玩末段。語惠子意。自見。游心乎德。將奈何。即所謂外。

有步武未唱常和。則以才而轉平。德天。靈與天食。則德充而無用。才若不知充德。而徒思益生。則所益者形。而所損者德也。其尤者。惡人無厭。大壞相。及矣。豈天選其形。而使之受罪哉。通篇細膩。風光。遠行近折。倘執着刺水。殘山。及錯過真源妙境矣。

形骸者是也。如王駘。不過一兀者耳。乃與夫子中分其教。惟遊心乎德之和。故以彼一知之所知。本未肯以物為事。而物從而最之也。非其德之充者。有自符乎。故自世眼而論。申徒嘉有不可合。席於執政。鄭子產誠不能取大於先生。自道眼而觀。不但無趾之足。似未罹乎世患。而夫子之學。反若陷乎天刑。誠以德之所存在。彼而不在此也。是故魯公之信。哀駘它也。以其才全。而德不形也。衛靈之悅。闔跂。齊桓之悅。甕菴也。以其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聖人於此。知所從事矣。同者人之形異。

大宗師第六  
李表一曰大宗師一篇于言方計萬不得了死生三字章首言天章末言命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命之所以為者而弗可得也是其所不知者也故曰死生命也其有後且之常天也真人之真知自天自命而已  
知天者必有其待而後定其當否如土副墨之

者人之情遊之以天而知約德工不相為用自無有好惡內傷以致益生之擾擾也以視夫外神勞精于堅白者為何如也而後知德貴忘形惟忘形者方能踐形矣此德充符之微意也文之段段盤旋段段換筆神爽語雋味永機新雪藕冰桃不許人間眾願

此德充符之微意也文之段段盤旋段段換筆神爽語雋味永機新雪藕冰桃不許人間眾願

大宗師第六  
子諸階級是也  
且誤天為人誤  
人為天此所以  
必須真知而後  
可也  
或曰淮南有真  
人云云其所持  
者不明庸詎知  
吾所謂知之非  
不知歟又曰精  
神之所以登復  
於道如此註上  
至於道也  
范註心無思者  
魂閉而不遊乎  
物其寢所以無  
夢形無為者神  
也

內篇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天與人相待而成天固自然矣又必以人為合  
之而後人事盡而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天之自  
天理見故曰至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天之自  
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  
年而不中道天者知之盛也  
知之所不知即下文人之  
下文知之能登假於道者謂以我所能知之而養我所  
不可知之數始終不輟方為知之盛太處養從容以俟無  
所作為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  
語通篇之綱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  
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  
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夫為知之盛必待其終其天年不中  
道夫為知之盛必待其終其天年不中  
道夫為知之盛必待其終其天年不中  
道夫為知之盛必待其終其天年不中

生子因

卷之二 大宗師

三

閑而不及于物  
其覺所以無憂  
味而不味于  
味其食所以不  
甘陸註心有靜  
躁氣有淺深性  
定于內故出入  
之息常歸其根  
踵即根也玄家  
所謂命蒂哇者  
吐息謂其言在  
喉舌間吞不下  
吐不出支吾調  
弄權註為物抑  
挫其氣屈服不  
伸繫碎失其守  
者其屈屈劉註  
息之深者如藏

不知將來作何結局若必待其事之既定則今尚未定為  
天為人皆未可必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不必有所待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雄成而承窮通不計也  
不暮士士事也不謀而聽焉成敗不計也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  
也得失不計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危苦不  
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此段言其處境之心登假既至  
見得透方克有此故曰知之能登假于道上數語俱是  
謂知其所知惟此而已此句承上起下絕妙古之真人其  
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  
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此段言其居身之心寢覺食三句提起歸重其息深深句  
言惟其如此所以如此也踵命蒂也又道及眾人形容真

于足其淺者如  
出于喉其深者  
海為息之根蒂  
天機天然之氣  
機即息也  
息以踵亦不過  
靜極而深後人  
添出許多作用  
工夫及失真人  
面目  
稽註指疑緣慎  
狗逐之豕存物  
論不喜求不緣  
道  
華乘人助天者  
即老子狹其所  
居厭其所生求  
益於有生之外

人耆欲之淺意又勢波瀾曲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  
折胎息經伏氣之說本此  
死兩不知字妙甚若云不  
死誠生不惡死便淺索矣其出不訢其入不距條然而往  
條然而來而已矣出也入也出也距也條然而往來無難  
死而不念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上四  
言其方生方死之時此四句言其有生之後未死之前也  
忘其所始知自未始有始中來也不求其所終知其終亦  
歸於未始有始而已受而喜之受生以後無戚戚也忘而  
復之亦虛其心以待盡也今之求條証者猶落第義不  
能與道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心有所變則捐  
合也情所本也道捐道必求益  
於有生之外因為以人助天矣二句一串讀上句是以其  
不知者天也下句是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蓋所知者道也所  
不知者天也不捐不助方為是之謂真人此段言其宅心  
養法一語是通篇扼要處是之謂真人之心說到死生



而行漸臻于大也。其有足者道不虛。亦附物始顯也。陳註經中多以山喻道。以丘喻德。真人不勤而人以爲勤。是觀万物之衆。疑天地彫斲之勞也。或曰。此有足者。自然不勞。衆人不知。尚以爲勞。于步者好之弗好。指人一指。真人所守其一也。一德教化其不一也。一小德川流。

爲翼。禮者世之自以知爲時。知者時之動。以德爲循。德者依而非我。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雖殺亦寬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順世之所行。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時至而事起。若不。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得已而應之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真人也。如與有足者行。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所行如此。雖適人之適。亦自適其適而已。何嘗勤而爲之。而人不知。真謂其勤行也。此段根其心忘向來。見真人之全體大用。俱非有故其好之也。其弗好之也。其一也。心而爲之也。其一也。其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其不一也。其一也。其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其心之所用。有一焉。心之所爲。真人之所爲。真人。既如彼矣。吾知

沈註。無心也。不好惡也。不一。乃感異存好惡。迭異也。死生猶夜且由天而不由人。固物理之常。以明天于衆人。尚生不已。起下况其卓乎之意。天愛衆子。况卓者。人附其主。况真宰邪。此一段餘波。正是天人之不期而合于真人者。李註。人特以天爲吾所自出身。猶愛之。况生之

同者有一焉。其用而不同者。有一焉。用而不同者。循乎自然。所以之天也。用而不同者。因物付物。所以之入也。天人不相勝。猶不偏用也。知天之所爲。是之謂真人。此段承上而物視其所。爲此所謂真知也。是之謂真人。言真人之心。之故。根上意。以生下意也。又總結之。死生命也。其有夜且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情實理也。死必至之理。容不得一毫人爲。所謂知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此言當知所養也。卓者。卓立獨存之意。真。卽尊至親。不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馮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人能離於水。故以魚喻養。與其譽堯而非桀也。

莊子因

卷之二 大宗師

庚

所自出其為父也卓矣。獨不愛之乎。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不足訖矣。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身猶死之。况其真君者乎。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死無足距明矣。而志非奉而化其道。則所以念死者亦無不同也。故曰。其一也。其一也。或曰。淮南味者。作錄者。又曰。無所通其

形矣。一範人之形。而猶喜若人者。十變方化。而求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為樂也。可勝計邪。沈註。犯範同人者。方形中之一形。尔豈獨人形可喜。而方形無可乘。飛出入陰阻。循環於天地之間。物亦化。亦與之方化。無極亦與之無極。此所謂藏天下於天下。無所遁聖人之所遊也。物

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根上心忘來。相忘纔是。所以夫大塊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生死原非二理。生者如此。則死者可知。何不可兩忘乎。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喻人之藏身。雖固猶不免隨。化而遷。母論縱極嗜慾。以速其亡。即如吐納按摩。以求延年益壽。亦徒然耳。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恒物之大情也。有藏則有遜。無藏則無遜。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稟人之形者。亦偶然耳。如

人之形。若胎卵濕化。能飛走者。正復變化無窮。何所往而不可。何所往而不樂哉。此形雖變。而真者未嘗變。所以遊於物之所不得遜也。若佛門輪迴之說。必求証果。反多所執着矣。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天老始終加遊字有間。此不過譽堯非桀。一流人尚未到兩忘而化於道者。乃人猶欲師效之。而况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為萬物之所繫命。而一化之所待成乎。此大道有情有信。所謂道也。道所以為大宗師也。諸解失之。到此方說出大宗師者。道無為無形。即所謂信而不見其可傳而不可受。古今傳而受而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道本在未始有

之所得遜而我皆有所以章其中此以天下之道藏于天下正万物所係對面或曰犯人之形者衆人也方化無極者真人也善少善老者中人也作三等解陸註六極六合下者即風輪持之者陸註繫天地整齊世界也襲取而有之食母即老子所謂守母食母得道者亦

物之先而能包羅天地萬象也。到此痛發道之所在。即為物之所得遜者也。犛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北斗天之故曰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堪坏。崑崙之神也。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禹強。北極之神。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少廣。官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此段言道之所在。凡得之者。皆不馬辟。司馬云。襲也。入元氣之宗。或曰。堪。與之堪。亦也。堪。亦即地神。易。

不止于此。救人不過指手指點耳。才賦于天道。成于人。各有其長。不必定言聞道而不用才也。三日七日九日。蓋所謂聖人之才。故能之易也。沈註。物朝夕所須。朝徹。破群迷之暗。網。飛天光之皎。鏡也。見。獨不特言。詮。不落擬。踐。斷。前。際。與。後。際。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聖人之道。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欲受教。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無聖人之才。夫卜梁倚。人名。姓。有聖人之才。無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聞道後用。不著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易。以其才。教亦不。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不輕。三。日。而後能外天下。猶。道。不知有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不知有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身。有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清明。朝徹。而後能見獨。心。

生子因

卷之三 大宗師

三



諸註人之在世。日此物接攪拂其心。乘人則攪之而亂。至人則攪之而寧。千磨百鍊而後成。是知人之所為之功也。

見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獨往獨來。不逐世數。遷流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非一點靈光。不隨色相。存滅已。上言聖人之道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此解不生不死實義。言生死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應有所攪。觸仍不傷。寧謚。又非離物與天下而自全者。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此又解櫻寧實義。言經許多難。既成之後。豈僅色若孺子已哉。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日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

又按

或曰通雅。參高也。參曠也。此字兼冷曠之意。

人本無有。故以無為首。從此過本。故以生為首。死則可以坐住。不動。故以死為屍。或曰庚桑楚作以生為體。以死為屍。焦註。句贅。項推也。句猶言節也。贅言其形如贅。

需役。行以求之也。需役。聞之於謳。謳。歌以樂也。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疑。其始而未始也。立名色。謂道得之言。語文字。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漸進而深。方是大宗師源頭。此段言下手工夫次序。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日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指見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不措一語。人。俄而子輿有病。病。子祀往問之。日。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離疏。段。陰陽之氣。有沴。陰陽之氣。所以造

生子因

大宗師

三

痛也。推骨二十  
四節。拘。率曲  
之甚。持者恐自  
此更甚也。或曰  
通雅。跼。正。端  
脚。字。而。人。說。為  
輕。如。駢。先。之  
音。因。別。本。又。字  
極。有。意。美。言。前  
此。者。造。化。既。以  
我。為。人。如。今。又  
將。以。我。為。此。拘  
也。陸。註。是。死  
生。無。變。于。已。之  
意。前。所。謂。適。來  
夫。子。時。也。適。來  
夫。子。順。也。  
物。軀。殼。也。秋。氏

致病其心間而無事絕不跼躄而鑑於井病中勉行曰嗟  
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自見形而嘆其異子  
祀曰女惡之乎因其嘆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  
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雞能鳴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  
予因以求鴉炙彈能打鳥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  
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車藉輪馬能載物而行數句皆  
言體之分立義既精造句尤甚於病僂者上實言體之合此設  
幻且以韻語出之神妙至此且夫得者時也得所當為乃  
失者順也失所當為亦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自然  
無此古之所謂縣解懸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病僂不  
事

求解縛之說亦  
從此脫化本或  
曰忘物者解拘  
物者結縛解與  
前篇同意註非  
矣  
陸註吾又何惡  
死以求勝天地  
或曰准前子求  
行年五十有四  
而病僂後者皆  
高于頂腸下迫  
願而脾在上焯  
管指天註子求  
楚人也腸音歇  
肝置也焯陰奉  
管其竅也焯管  
說曰括操

為陰陽氣纏猶有物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即惡之吾  
也與前篇懸解取義不同此段在生存亦無益吾  
又何惡焉結何惡句此段在生存亦無益吾  
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句避句無但  
化斥其妻子遠避不當環泣以驚垂死之倚其戶與之語  
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何物將奚以汝適化往以汝  
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平淵海曰鼠無肝字彙曰有  
實無臂喻或化為馬無物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  
亦無處也四語三意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近猶速  
也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悍忤逆夫大塊載我以形勞

莊子因  
大宗師

設喻奇絕却惟  
樂天知命者絕  
說得山強為排  
道者安能如此  
直捷痛快  
昂曰此章沈一  
貫引黃蘗語論  
之有味文長不  
載  
撓挑無極即後  
面反覆終始不  
知端倪之意  
或曰在省蕭爰  
之撓二以遊無

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善順利之意生前如是死後未必不如是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鑊。鉞。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  
耳。天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欲復為人不可得。今以天  
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欲復為人不可得。今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然寐遽然覺。寐無夢故曰成然覺無知故曰遽然猶生從  
無為首者也。答鼠所蟲臂句。此段在死亡時知生  
死存亡為一體者。一段俱根上人之有所不得與意。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  
與。心無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遊

編曲。一曰織者。  
一曰造音詞也。  
真與入叶韵絕  
于礼字上隨手  
加一意字不多  
饒舌而本言已  
顯

於物外行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相忘即下相忘於道術言  
而無迹也。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惟以此為生不知其盡也  
桑戶死。莫然猶忽然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  
有間有頃也  
焉。助之。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  
戶乎。招其魂而已。反其真。以死為反。則以生為喪。可知而  
我猶為人。句音伊。自歎未能到反真地位以為子貢趨而進  
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大詭異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意。禮字絕方意字絕圓。不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  
世無此人  
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而外其身。臨尸而歌顏

大宗師

何外不相及一語點破後世必欲強三教為一家又為多事與造物者為人與造物者一樣也解作造人便為節外生枝或曰淮南忘肝膽遺耳目孤浮遊無方之外不與物相辨撥中楚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

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即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出世法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入世法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不當向彼方臣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造物者為人而遊心於混茫一氣之初不死不生之彼以生為附贅縣疣本屬以死為決疣潰地乃復其舊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生死後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四大本異物偶假忘其所臆遺其耳目可外體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外芒然無知貌塵垢之

或曰穿池夫子自道江湖乃指三人又曰天下菡萏方有荷人荷子玩荷辨為荷華倚荷之行皆即音字崎侔即音耦也沈註人惟

為之業不為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憤憤心亂貌此言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何故必曰丘天之戮民也方內桎梏不能自脫如受之天雖然吾與汝共之欲從方內而子貢曰敢問其方術也與上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生也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不待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不待俗禮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惟相忘雖在方內可以漸也子貢曰敢問畸人音雜也獨遊方外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贊其品全段根

莊子因 卷之二 大宗師

求簡不得而既  
既已簡矣  
化為物則形既  
化矣若壽所不  
知亦化則連道  
心亦化或曰淮  
南有戒形而無  
損於心有獲宅  
而無耗精註戒  
備也獲宅身也  
精神居其宅則  
生與其宅則死  
言人虽死精神  
終不耗滅故曰  
無耗精沈註駭  
形三有變化而  
可謂且宅且春  
所獲之宅通雅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  
不哀無是三善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  
乎回一怪之虛名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謂所  
知者惟簡之而不得母喪大倫所夫已有所簡矣但無涕  
便使得原壤登木之歌便使不得此處極有分曉孟孫  
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去來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脩  
之數就字疑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即篇首  
孰字之誤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知之所  
不知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本不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此頂上進於知句來惟不知  
所以為進於知言與萬物同

且宅神宅也郊  
特牲交於且明  
即神明且晨也  
舊說為申字之  
訛非宅較夜  
臺晶亮本本  
恒曜乃字因別  
本訓如此崔本  
作惡疏本乃且  
合作宜吾之即  
我此我周旋久  
宜為我之意不  
知非之被不知  
即代為原諒被  
亦不知也此喻  
言人哭亦哭是  
率性而行虽汝  
當境亦然若執

在造化中不知化為何物如既死之人與未死之人彼此  
各不相知蓋本有不可知者在也今吾與汝拘於世法猶  
夢未覺豈能進於知耶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居喪之形有且宅  
而無情死情實也知人之生猶方且孟孫氏特覺人哭亦  
哭是自其所以乃雖行世法乃自行其所以然四句頂  
句且也相與吾之耳矣且吾與彼宜相與各庸詎知吾所  
謂吾之乎即吾今日所謂吾之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  
為魚而沒於淵非幻景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連汝今日恠之之言未必不如夢為鳥夢魚安可執造適不  
着七句根上夢未始覺句答他善喪無實之說造適不  
及笑獻笑不及排造適意之事不及推排而顏已笑情之所至

莊子因  
卷之二  
大宗師  
三五



美而為之其仁  
美小矣為禮樂  
而忘禮樂則真  
禮樂也以禮樂  
為貴而為之其  
禮樂粗矣仁美  
主於及物忘之  
猶易禮樂於於  
治身忘之為難  
至於坐忘則不  
覺其有身矣或  
曰天隱子何謂  
坐忘曰遺形忘  
我行道而不見  
其行非坐之美  
乎有見而不行  
其見非忘之美  
乎淮南作洞於

之塗所謂遊也此所遊已其藩已哉此段言心之貴忘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就事言曰可  
矣猶未也第一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就居心曰可矣猶未也第二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  
何謂也曰回坐忘矣無所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  
墮○枝○體○離○黜○聰○明○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之○無○碍○此○謂○坐  
忘○第○三○層○上○三○層○以○損○為○益○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同○則  
為○體○而○不○偏○着○化○則○無○常○也○拘○濫○指○離○形○去○知○言○而○果○其  
指○同○於○大○通○言○化○則○無○常○也○拘○濫○指○離○形○去○知○言○而○果○其  
賢○乎○果○如○是○丘○也○請○從○而○後○也○心○之○忘○亦○有○淺○深○

化通同則無善  
也按善即好也  
然則好尚詭如  
字  
宋註子與亦貧  
故裏飯不裹糧

大宗師是以大  
道為師舊說渾  
指大宗師為道  
故不明而多生  
異說入乎以知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  
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  
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焉飢不能成聲子與入曰  
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  
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  
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此段根上  
知來求其為之不得是知之所不知也而卒歸之命而安  
之所謂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語意若衰  
若樂怨而不怒  
得風雅之遺矣  
大宗師者道也分見於天人之中而獨存乎死生之外

天知人立局而帶真人真知句作粗是脩至德而至道凝者登假干道至不以心捐道乃一線工夫以下觀貼點二層跌出正是層翻進正贊反贊分贊合贊借贊陪贊明贊暗贊濬發不窮面各異贊真人所以贊道即勵人為真人此其環結之微惠南伯子葵一段是知

人之所為者子祀子輿一段是知天之所為者子桑戶一段是知人而運于天者孟孫才一段是知天而渾于入者意而一段是跨于天而補以人者顏回一段是階于入而入于天者子輿與子桑友一段是知人知天之是知人知天之是而為真知者脈絡本來井二若以爾合控縱出沒奇幻使說

莊子因卷之二  
所謂物之所不得遊是也言其所立故曰卓言其所存故曰真言其所歸故曰寥天一。人貴有以得之然欲得之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斯兩忘而化其道以入於不死不生之鄉是人而天矣夫知之所不知則方生方死之時也而知之所知則有生之後未死之前也思有以養之似矣但以有生之後未死之前而為之必待於方生方死之時而驗之若未至乎其期則天與人之故尚未有定此知之難也乃真人真知無慮此矣真人之處境也其窮通成敗得失安危為事之

變者皆其心之所忘焉此知在而道在故也真人之居身也其寢覺食息為事之常者皆其心之所忘焉蓋天機嗜慾之異乎人如此及進而考其宅心也於方生方死之時無所分焉於既生之後未死之前無所係焉是心也道也天也人也一而已矣真之所以為知所以為養者非以其心之忘哉唯其心忘矣即推而出之由心及身由身及世通時宜物豈有外焉故心之未忘則大業每坐有心之弊而不足稱心之能忘則推行自多兼濟之功而成其美此真人心於世無偏用者其於

莊子因 卷之二 大宗師



天於人亦無偏勝矣。真人之為真知如此。夫然後而死。生之故始可得而詳言也。夫死生猶夜旦。勢所必及。命也。人所不得而主也。此知之所不知也。然知之所知者。則有親於父焉。尊於君焉。卓也。真也。又天所不得而主也。所以貴於養也。而養之又豈有他術哉。仍以其心之忘者用之矣。何也。蓋形生老死。人所同然。雖善於藏者。亦不免於遯。人知人之形。不易得而不知。如人之形者。未有窮。惟藏於物之所不得遯。則無有遯焉者矣。此為之於有生之後。未死之前。而可驗之於方生方死之時。

者也。豈猶善天善老善始善終者。徒以善其形為養哉。若是所謂道也。聖人之遊。以此不惟以道本無遯。亦以得道者不一人。從未始有遯也。然而得此。豈易言哉。女偶之告。南伯子葵也。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合其用。三日七日九日。立其期。由外天下。而及於無古今。是自外引之。使入。由為物而驗之。揆寧是自內推之。使出。則不死不生之道。於副墨洛誦。漸求之。而漸遠者。誠哉其得之難也。雖然。無難也。子輿之雞。彈輪馬。而懸解。因之。子來之鼠。肝蟲臂。而鑪冶順之。此其得之者也。子反琴張與。

造物者爲人而遊於天地之一氣。此其得之者也。孟孫才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此其得之者也。數者皆能以其心之忘而用之矣。以其心之忘而用之者必如意而子之息黥補劓。願聞大畧於未忘而求其忘也。必如顏回之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於既忘而求其無不忘也。至子來以天地父母皆不可知而一歸之於命。亦忘之極。則豈非得其所知以養其所不知之意也。那真人真知若此而已。此篇爲七篇之歸根結穴處。發性命之源頭。闡脩證之實義。直洩造化之機。以開仙佛之門。

此玉杵之神液。染指間便能羽化者。也。若文之波瀾萬頃。百折滌迴。古奧雜奇。輪囷異木。非窺豹者所能測也。

應帝王第七  
褚伯秀曰內篇  
始於道通遊終  
以心帝王者學  
道之要在反求  
諸己無適非樂  
然後外觀万物  
理無不存物存  
而已可忘已忘  
而養生之主得  
矣養生所以善  
已應世所以善  
物皆在德以充  
之充則万物符  
笑宗之為師大  
宗師之本立矣  
措諸治道也何  
難內則為聖為

神外則心帝心  
至斯道之所以  
飲之一身不為  
有餘散之天下  
不為不足也  
不說明何事下  
面着鮮亦從對  
面落筆嵌空玲  
瓏之至藏仁要  
人是君的根柢  
亦得人矣有人  
則不能合于天  
為馬為牛是民  
的氣象陸註非  
人天也沈註非  
人是入非入斤  
二察二行其賞  
罰也或曰出脫

內篇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疑是問帝王之道或作齊

去。齧缺因躍而大喜悟得所以行以告蒲衣子即下文說不

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怪其悟有虞氏不及泰氏泰皇有虞

氏其猶藏仁以要人平聲用在藏字要字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

非人非人欺偽之人虞氏不能超出泰氏其臥徐徐安

其覺于于鈍愚貌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自忘其

人無其知情信情實也情則不其德甚真真則不而未始

入於非人何嘗不得人總未嘗雜入於欺偽者之中以其

莊子內篇應帝王

此五林之類... 應帝王第七... 褚伯秀曰... 始於道通遊終... 以心帝王者學... 道之要在反求... 諸己無適非樂... 然後外觀万物... 理無不存物存... 而已可忘已忘... 而養生之主得... 矣養生所以善... 已應世所以善... 物皆在德以充... 之充則万物符... 笑宗之為師大... 宗師之本立矣... 措諸治道也何... 難內則為聖為

出也

吳門官本作以已制經

李註涉海必溺鑿河難成沈註涉海而鑿河無成功也  
猶言豈治外乎焦註鳥鼠避患曾不待教况民之有知曾不知二虫而作爲經度以亂其常性哉是本郭註

卷之二

卷之二

以爲帝王之道矣。○此段言得人之道有意爲之。不若無意爲之也。

或曰淮南既借與聘三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視曠其行曠三倘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

何以語女所聞肩吾

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

句。○經常之法。式義理之制度。如三綱五常。皆

所以正人也。病只在以已出三字。

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人必受治。病只在孰敢不三字。○三

所告之詞

接輿曰是欺德也

欺者虛僞不實之謂。○本領既失。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

勢既不及而使

蚤負山也

力又難勝。○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

經式義度不過繩之

正而後行確乎能

於外。聖人豈爲此。○既正之後而所行自合於

其事而已矣

正。各正性命之正。既正之後而所行自合於法制。確然如素能其事者原不待繩之於外也。○駁他以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

鼠深穴乎神丘已出三字。

之下以避薰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若治其外則民非其性命所安將視

爲患害必有避去如鳥鼠之高飛深穴者豈君人之知曾不知乎使百姓有避患之心天下安得而治乎

我強人不如人之自爲正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

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

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

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

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

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遊心於淡

應帝王

四十一

陸註鳥鼠尚有避患之知而百姓曾二虫之無知乎使百姓有避患之心天下安得而治乎

與天爲徒或曰厭猶十歲厭世之厭崔本帛作爲林希逸謂詘故從之

此即與造物者  
為入以內工夫  
特天根未明故  
重以此詔之

觸動也。言汝又何道理以治天下。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  
觸動我之心乎。所以謂之不預。心於淡。思無。合氣於漠。無。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無失其自  
而不參。而天下治矣。不必再問。治天下可也。治天下是何  
以私意。而天下治矣。等事。初說得最不切。繼說得最容易。  
奇論異想。○此段言無容私心。即所  
以治天下。別無治天下之法也。

比合也。言具此  
三者。可以應之  
不自聖人算起  
來。只如齊楚賢  
易者。之以技自  
累。沈沈晉楚之  
治事。技工之結  
縛。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敏於向道。物徹疏  
明。物情透徹。學道不勸。進且精。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問其  
明。理解通明。學道不勸。進且精。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問其  
明。理解通明。學道不勸。進且精。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問其

可馬云。藉繩也。  
崔云。繫也。  
褚註。發有商來

明王否。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  
胥徒。易者。更番直事。技者。工技。係者。居肆。省功。且也。虎豹  
皆瘁形憂心。在聖人視所問之人。與此等耳。且也。虎豹  
之文來田。致人。獲狙之便。捷。執爨之狗來藉。致人。如是者。

二音。天地篇作  
狸易是

可比明王乎。以才勝物而自傷。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  
之治。知其非。而。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已忘。化貸萬物。而民不恃。貸。施也。○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其功。不能枚舉。其為治。名目。但。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居  
使物欣然。自得其所。固有。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居  
化之塗。民作。為之迹。這等本領。原不待勞形怵心。以自  
傷矣。○此段言為治之神。不使人見其所以為治也。

或曰。淮南神巫  
相虛子見其徵  
告列子。行  
泣報。虛子。行  
持以天壤。名突  
不入。机發於踵  
虛子之視。死生  
亦有矣。註精神  
天之有。形骸。地  
之有。死。自掃其  
本。故曰。持天壤  
不入。不恤也。  
衆雌而無雄。虛

旬日若神。一見而決。且不爽。鄭人見之。皆棄而走。恐被指  
國無不神之矣。○與。列子見之。而心醉。喜之至。欲  
下文。自失而走。互映。列子見之。而心醉。喜之至。欲  
壺子。列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莊子因  
卷之三 應帝王  
四十五

壺子。列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子自喻未嘗遇  
見敵手無從拿  
出本領來列子  
何嘗見而得之  
也或曰淮南陰  
陽交接成和而  
萬物生焉衆雄  
而無雌又何化  
之所能造乎  
沈註孤雌不卵  
徒文非道范註  
地文與天壤對  
杜樵與杜德對  
衡氣之衡又與  
杜樵之樵對  
尚露也露出不  
震故見濕灰露  
出不正故見怪

言其更勝。○二句乃既  
告其事後而誇贊之詞。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  
而固得道與。既盡也。言吾與汝止盡其虛華形貌而未  
盡其實落本領。汝遂固執以為得道可乎。衆  
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雌鳥得雄交接其卵始實不然。雖  
喻人有文無實算不得個道也。而以道與世尤必信夫。故  
○此駁季咸之詞。諸解不清。使人得而相汝。○仲於外別無權變。故呈於色。使人得相汝  
而中。以售其技。○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欲既其  
此駁列子之詞。嘗試與來以予示之。其實。明日列子與  
之見壺子。次。出而謂列子曰：噫。傷痛。子之先生死矣。弗  
活矣。不可不以旬數矣。定其。吾見怪焉。大異。見濕灰焉。死  
尚有或燃之時。濕灰則不能所。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  
以為死而弗活之象。○相一次。

沈註地文土色  
焦註不正。崔本  
作不止。全然列  
子作恢然。莫勝  
作莫朕。審作審  
无與親。作无親  
封哉。作封戎  
天壤。如息壤之  
壤。一例。看明其  
為生物之壤。而  
非復純乎地文  
也。名之為壤。而  
不受。笑之為天  
亦不受。但見生  
机發于踵耳。踵  
即壤也。机即天  
也。沈註天與地  
合。即有發生之

子。哀其。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藏心於  
地。寂然。雖有生機之萌。而不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杜。閉也  
動不定。若枯槁而無生氣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閉其心  
得。有近。死道。此不。嘗。又與來。又欲再。明日乃與之見壺子。  
與世。元之一機也。既其實。明日乃與之見壺子。  
試二。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可救  
次。全然有生矣。必不。吾見其杜樵矣。樵。稱鍾。喻應物之妙用  
端倪。甚有生意。所以為有瘳。必生之象。○相二次。不但能  
定人生死。而且能起死回生。行術之人。慣有此副。自贊話  
頭。曲。曲。列子入以告壺子。前番泣涕。此番無喜慰字。壺子  
寫出。日。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遊心於虛。猶  
間。一團生意。無名象可指。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善。即大易  
只有發動之機。自下而上。

功人間名實之  
事與不交涉而  
交涉之端已矣  
下是生二化  
之機  
不存只說其條  
忽變更若說變  
化不測則不特  
相若四過而先  
逃矣陰陽二氣  
迭相消息之機  
也或曰淮南聰  
明且用必及諸  
神謂之太沈  
註如衡之平不  
可謂之昂不可  
謂之低觀桓觀  
鱈之所盤桓也

甫離陰陽而為性始所以為應物者嘗又與來又欲終明  
日又與之見壺子試二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  
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變化不測非可以相定其死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老子曰  
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合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總承上三觀言淵  
審舊作潘水之盤旋也觀大魚桓盤桓也機發於踵是觀  
桓不震不正是止水不齊是流水故曰此處三焉至此  
潤緊束此文字當家也嘗又與來欲使盡露明日又與之

或謂觀為大魚  
便與散有生機  
不相照忘審如  
水之守土也審  
之審一定之旨  
故謂之淵或曰  
觀鱈魚之制小  
魚也觀蓋大小  
兩用三稍名若  
到相完而後論  
及則不庸不地  
矣用空洞無物  
之象而宛轉于  
其前弟麗波流  
俱是季咸眼中  
看見壺子委蛇  
之象或曰堪雅  
弟說如稱詩言

見壺子試四立未定自失而走無可壺子曰追之必欲詰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伎倆已盡羞見鄭人連忙舍鄭國而他壺子曰鄉吾示之  
往踪影俱絕此術士行徑也寫得好笑壺子曰鄉吾示之  
以未始出吾宗宗性初也所謂吾與之虛而委蛇與季咸  
如太虛寂感順其自然乃不死不生至道也不知其誰何  
不與世兀兀而自無不伸者亦無機之可名也故逃也  
彼捉摸因以為弟靡貌因以為波流蕩漾  
相有文無實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謬謂季咸得  
領毫末有聞無學可三年不出下手去為其妻饜食不如食  
人無分別於事無與親與世兀兀必伸之病矣雕琢復朴去

莊子因

卷之三應帝王

百五

素實稱美也。月文以塊然獨以形立。得其質不復知有文。○二紛而封哉。  
令摩草故知與返實。紛而內者不出。若有所封。一以是終。終身受用不  
沈註。變忍辱也。上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句。見帝王應。以是終。終身受用不  
食平等也。無世。不過此法。為下文勝物不傷張本。本。無為事任。衆務無為知主  
親因心也。紛紜。無為名尸。聲譽無為謀府。籌度無為事任。衆務無為知主  
一繫封住反跌。以道與世尤。聰明之總。○無為而無不為。故衆美空集。體盡無窮而遊  
夫忘帝王之幸。於至虛之中。非禁止之詞也。諸解欠妥。體盡無窮而遊  
欲體而足之。則無朕。未為之先。體盡天下之。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既  
其大無外而無。之後。不過盡其天理之所。亦虛而已。始終只一。至人之用  
所終窮。欲起心。固亦有不自見其所得。不逆。應體盡無窮而遊無朕  
于其際。則其小。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不逆。應體盡無窮而遊無朕  
無內而無朕。此。受于天而無有無見得句。故能勝物而不傷。以為後面鎖結文陣中一奇  
之發。惟及其所。得之見。橫于胸臆。留也。故能勝物而不傷。以為後面鎖結文陣中一奇

中則虛以應之而已。  
沈註。渾沌池。故能持之甚善也。夫欲喜寬譬難能。破然到得鑿窳時。非特倏忽不知。即渾沌亦不知也。悲哉。欲實。則則天良全滅也。○帝王是言有王者起。即以此心之四問。而四不知。乃無言無為。大頭腦。恐落在空際。故取泰氏做箇心之以

局也。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鑿窳說。是報德妙甚。世人之所以為利者。正所以為害也。着眼在此。佛家所謂認賊作子。是已。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段言有為。則傷其初也。帝王所以為治者也。為治而自我為之。不若忘乎為我。以順乎人之自治。是雖為也。而無為。乃無為也。而無不為矣。應者。彼來而此應之。謂當彼未來之先。與彼既去

莊子因 卷之二 應帝王 四



天機于正而後  
行則養在我之  
中和順物無私  
則任万象之消  
息立不測而遊  
無有便是帝王  
之極功學問至  
此而後可以忘  
之也列子一段  
是立乎不測的  
步武無為名尸  
一段是遊於無  
有的工夫如此  
則天下皆相與  
於渾沌之地而  
忘之以天則帝  
王之事畢矣奈  
何身爲穿鑿而

之後而此仍立于至虛之地若未始有攬也此應帝王  
之說也夫爲治者詎不欲使天下從我而我有及于天  
下者哉乃使天下從我者則有蒲衣子所謂其知情信  
其德甚真者焉彼經式義度徒成欺德耳無以爲也狂  
接輿曰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是使天下從我不如使  
天下自爲從矣使我有及於天下者則有無名人所謂  
遊心於淡合氣於漠者焉彼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  
不勸徒爲勞形怵心耳無以爲也老聃曰立乎不測而  
遊於無有是使我有及於天下不如使我自忘其爲我

貽害哉分而說  
之則如十里蟪  
蛄冷入耳總  
而說之則如幽  
澗泉鳴隨風斷  
絕非聽之以氣  
無從領賞其毫  
末

矣○然○則○爲○治○之○要○可○推○已○善○哉○虛○子○之○於○季○咸○其○有○得  
於○帝○王○之○用○乎○示○以○地○文○示○以○天○壤○示○以○太○冲○莫○勝○而  
卒○歸○於○未○始○出○吾○宗○是○此○之○應○者○未○有○窮○而○彼○之○來○者  
反○自○廢○也○亦○惟○無○爲○之○故○也○且○人○亦○知○無○爲○之○爲○乎○名  
之○尸○謀○之○府○事○之○任○知○之○主○舉○於○是○乎○取○之○故○於○未○爲  
之○先○體○備○乎○萬○有○而○不○存○其○迹○既○爲○之○後○適○合○乎○本○來  
而○未○見○有○加○至○人○之○用○心○惟○虛○若○鏡○不○將○不○逆○固○有○善  
於○應○者○存○也○其○勝○物○無○傷○豈○顧○問○哉○夫○然○則○不○必○使○天  
下○之○從○我○自○無○不○從○者○矣○不○必○使○我○有○及○於○天○下○自○無

不及者矣。若夫鑿其竅以自傷，是未應物而先敗也。於  
 帝王夫何有？篇中全以問答引証，末方說出本意，作結  
 起伏過脉，迥異常體。顧凱之食檝云：漸入佳境，讀此當  
 作如是觀。

莊子因卷之二終

